

恧
音

臣昉啓奉勅并賜示七夕五韻竊惟帝迹多
緒俯同不一託情風什希世罕工雖漢在四
世魏稱三祖寧足以繼想南風克諧調露性
與天道事絕稱言豈其多幸親逢旦暮臣早
奉龍潛與賈馬而入室晚屬天飛比嚴徐而
待詔惟君知臣見於訥言之旨取求不疵表
於辨才之戲謹輒牽率庸陋式謝天獎拙速
雖效蚩鄙已彰臨啓慙恧罔識所寘謹啓

爲下杉謝脩下忠貞墓啓

壺字望之永嘉中除著作郎蘇峻稱
兵爲尚書令右將軍領右衛峻至東
陵口六軍敗績壺乘馬被甲赴賊二
子矜肝見之隨從俱爲賊所害謚忠
貞公

臣彬啓伏見詔書并鄭義泰宣勅當賜脩理
臣亡高祖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壺
墳塋臣門緒不昌天道所昧忠構身危孝積
家禍名教同悲隱淪惆悵而年世貿遷孤裔
淪塞遂使碑表蕪滅丘樹荒毀狐兔成穴童
牧哀歌感慨自哀日月纏迫陛下弘宣教義



非求效於方今，盡餘烈不泯，固陳力於異世，但加等之渥，近闕於晉典，樵蘇之刑，遠流於皇代，臣亦何人，敢謝斯幸，不任悲荷之至，謹奉啓以聞，謹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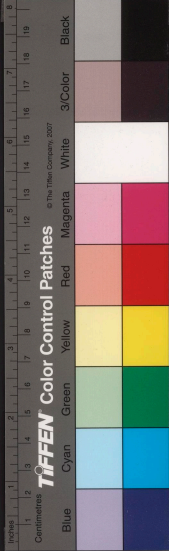
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啓

劉璠梁典曰：昉為尚書殿中郎，父憂去職，居喪不知鹽味，冬月單衫，廬于墓側，齊明作相，乃起為建武將軍，驃騎記室，再三固辭，帝見其辭切，亦不能奪。

昉啓：近啓歸訴，庶諒窮款，奉被還旨，未垂哀

酌外開
力切若反

察悼心失圖，泣血待旦，昉於品度，示均鎔造，干祿祈榮，更為自拔，虧教廢禮，豈關視聽，所不忍言，具陳茲啓，昉往從末宦，祿不代耕，饑寒無甘旨之資，限役廢晨昏之半，膝下之歡，已同過隙，几筵之慕，幾何可憑，且奠酌不親，如在安寄，晨暮寂寥，若無主，所守既無別理，窮咽豈及多喻，明公功格區宇，感通有塗，若霽然降臨，賜寢嚴命，是知孝治所被，爰至無心，錫類所及，匪徒教義，不任崩迫之情，謹



以啓事陳聞謹啓

彈事類

奏彈曹景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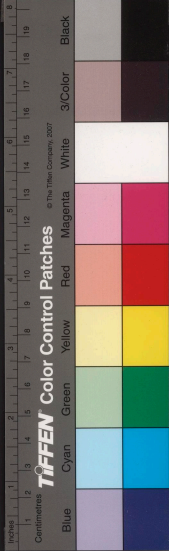
任昉

長曰曹景宗爲郢州刺史初司州被圍詔荊州郢州發兵往救景宗及荊州援軍至三關頓兵不進聞司州沒即日退還延頓敵人縱暴緣邊景宗不能禦遂失三關有司奏景宗罪輒去州諸闕泥首待罪帝亦無所問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咫尺無却顧望避敵逗橈有刑至乃趙母深識乞不爲坐魏主著令抵罪已輕是知敗軍之

險
儉音

將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罰在斯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竊尋獫狫侵軼覓擾疆陲王師薄伐所向風靡是以淮徐獻捷河兗凱歸東關無一戰之勞涂中罕千金之費而司部懸隔斜臨寇境故使狡虜憑陵淹移歲月故司州刺史蔡道恭率勵義勇奮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徂秋猶轉戰無窮亟摧醜虜方之居延則陵降而恭守比之踈勒則耿存而蔡亡若使郢部救兵微接聲援則單于之首久



謂善
作計

懸北關。豈直受降。可築涉安啓土而已哉。寔由郢州刺史臣景宗受命致罰。不時言邁。故使蝟結蟻聚。水草有依。方復按甲盤桓。緩救資敵。遂令孤城窮守。力屈凶威。雖然。猶應固守三關。更謀進取。而退師延頸。自貽虧劬。疆場侵駭。職是之由。不有嚴刑。誅賞安寘。景宗卽主臣謹案。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權自行間邁。茲多幸指蹤。非擬獲獸。何勤賞茂。

通侯榮高。列將負檐。裁弛鐘鼎。遠列和戎。莫效二八。已陳自頂。至踵功歸。造化潤草塗原。豈獲自己。且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棄甲。生曹死蔡。優劣若是。惟此人斯有。覩面目。昔漢光命將。坐知千里。魏武置法案。以從事。故能出必以律。鎬銖無爽。伏惟聖武英挺。略不世出。料敵制變。萬里無差。奉而行之。實弘廟筭。惟此庸固。理絕言提。自逆胡縱逸。久患諸夏。聖朝乃顧。將一車書。愆彼司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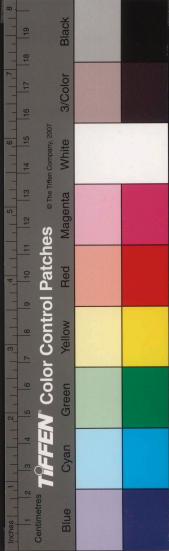
致辱非所早朝永歎載懷矜惻致茲虧喪何
 所逃罪宜正刑書肅明典憲臣謹以効請以
 見事免景宗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收付廷
 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偏裨將帥絀諸應
 及咎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違續奏臣謹奉
 白簡以聞臣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
 罪臣昉稽首以聞

奏彈劉整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嫂不

凡記音

冠不入汜毓字孤家無常字是以義士節夫
 聞之有立千載美談斯為稱首臣昉頓首頓
 首死罪死罪謹案齊故西陽內史劉寅妻范
 詣臺訴列稱出適劉氏二十許年劉氏喪亡
 撫養孤弱叔郎整恒欲傷害侵奪分前奴教
 子當伯並已入眾又以錢婢姊妹温仍留
 奴自使又奪寅息遂婢綠草私貨得錢並不
 分遂寅第二庶息師利去歲十月往整田上
 經十二日整便責范米六斗哺食米未展送



忽至戶前隔箔攘拳大罵突進房中屏風上
取車帷准米去二月九日夜婢采音偷車欄
夾杖龍牽范問失物之意整便打息遂整及
母并奴婢等六人來共至范屋中高聲大罵
婢采音舉手查范臂求攝檢如訴狀輒攝整
父舊使奴海蛤到臺辨問列稱整亡父興道
先爲零陵郡得奴婢四人分財以奴教子乞
大息寅寅亡後第二弟整仍奪教子云應入
衆整便留自使婢姊及弟各准錢五千文不

分遂其奴當伯先是衆奴兄弟未分財之前
整兄寅以當伯貼錢七千共衆作田寅罷西
陽郡還雖未別火食寅以私錢七千贖當伯
仍使上廣州去後寅喪亡整兄弟後分奴婢
唯餘婢綠草入衆整復云寅未分財贖當伯
又應屬衆整意貪得當伯推綠草與遂整規
當伯行還擬欲自取當伯遂經七年不返整
疑已死亡不廻更奪取婢綠草貨得錢七千
整兄弟及姊共分此錢又不分遂寅妻范云



當伯是亡夫私贖應屬息遂當伯天監二年
六月從廣州還至整復奪取云應充衆准雇
借上廣州四年夫直今在整處使進責整婢
采音劉整兄寅弟二息師利去年十月十二
日忽往整墅停住十二日整就兄妻范求米
六斗哺食范未得還整怒仍自進范所住屏
風上取車帷爲質范送米六斗整則納受范
今年二月九日夜云失車欄子夾杖龍牽等
范及息遂道是采音所偷整聞聲仍打遂范

喚問何意打我兒整母子爾時便同出中庭
隔箔與范相罵婢采音及奴教子楚玉法忠
等四人于時在整子母左右整語采音其道
汝偷車校具汝何不進裏罵之既進爭口舉
手誤查范臂車欄夾杖龍牽實非采音所偷
進責寅妻范奴苟奴列稱娘去二月九日夜
失車欄夾杖龍牽疑是整婢采音所偷苟奴
與郎遂往津陽門糴米遇見采音在津陽門
賣車欄龍牽苟奴登時欲捉取遂語苟奴已



爾不須復取苟奴隱僻少時伺視人買龍牽
售五千錢苟奴仍隨遂歸宅不見度錢並如
采音苟奴等列狀粗與范訴相應重覈當伯
教子列稱被奪今在整處使悉與海蛤列不
異以事訴法令史潘僧尚議整若輒略兄子
遠分前婢貨賣及奴教子等私使若無官令
輒收付近獄測治諸所連逮絙應洗之源委
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如法所稱整卽主臣
謹案新除中軍叅軍臣劉整閭闔闈茸名教

包善
作苞

所絕直以前代外戚任因紈袴惡積累稔親
舊側目理絕通問而妄肆醜辭終夕不寐而
謬加大杖薛包分財取其老弱高鳳自穢爭
訟寡嫂未見孟嘗之深心唯倣文通之偽迹
昔人睦親衣無常主整之撫姪食有故人何
其不能折契鐘庾而稽帷交質人之無情一
何至此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臣等參
議請以見事免整新除官輒勒外收付廷尉
法獄治罪諸所連逮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



以法制從事婢采音不教偷車欄龍牽請付
獄測實其宗長及地界職司初無糾舉及連
逮請不足申盡臣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
罪死罪稽首以聞

奏彈王源

沈約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
沈約稽首言臣聞齊大非偶著乎前誥辭霍
不婚垂稱往烈若乃交二族之和辨伉合之
義升降寤隆誠非一揆固宜本其門素不相

奪倫使秦晉有匹涇渭無舛自宋氏失御禮
教彫衰衣冠之族日失其序姻婭淪雜罔計
厮庶販鬻祖曾以爲賈道明目腆頰曾無愧
畏若夫盛德之胤世業可懷樂郤之家前徽
未遠旣壯而室竊貲莫非阜隸結褵以行箕
帚咸失其所志士聞而傷心舊老爲之歎息
自宸歷御寓弘革典憲雖除舊布新而斯風
未殄陛下所以負宸興言思清敝俗者也臣
實儒品謬掌天憲雖埋輪之志無屈權右而

結一作好

狐鼠微物亦靈大猷風聞東海王源嫁女於
 富陽滿氏源雖人品庸陋胄實參華曾祖雅
 位登八命祖少卿內侍帷幄父璿升采儲闈
 亦居清顯源頻叨諸府戎禁預班通徹而託
 姻結結一作好唯利是求玷辱流輩莫斯為甚源人身
 在遠輒攝媒人劉嗣之到臺辨問嗣之列稱
 吳郡滿璋之相承云是高平舊族寵奮胤胄
 家計溫足見託為息鸞覓婿王源見告窮盡
 卽索璋之簿閱見璋之任王國侍郎鸞又為

王慈吳郡正閤主簿源父子因共詳議判與
 為婚璋之下錢五萬以為聘禮源先喪婦又
 以所聘餘直納妾如其所列則與風聞符同
 竊尋璋之姓族士庶莫辨滿奮身殞西朝胤
 嗣殄沒武秋之後無聞東晉其為虛託不言
 自顯王滿連姻寔駭物聽潘楊之睦有異於
 此且買妾納媵因聘為資施衿之費化充牀
 第鄙情贅行造次以之糾慝繩違允茲簡裁
 源卽罪主臣謹案南郡丞王源忝藉世資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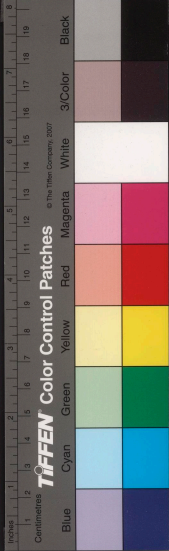
參纓冕同人者貌異人者心以彼行媒同之
抱布且非我族類往哲格言薰不蒨雜聞之
前典豈有六卿之胃納女於管庫之人宋子
河魴同穴於輿臺之鬼高門降衡雖自己作
蔑祖辱親於事爲甚此風弗翦其源遂開黜
世塵家將被比屋宜寘以明科黜之流伍使
已污之族永媿於昔辰方媿之黨革心於來
日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源所居官禁錮終
身輒下禁止視事如故源官品應黃紙臣輒

奉白簡以聞臣約誠惶誠恐云云

答臨淄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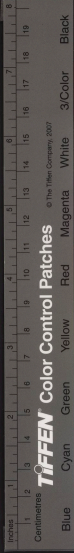
楊脩

脩死罪不待數日若彌年載豈由愛顧之隆
使係仰之情深耶損辱嘉命蔚矣其文誦讀
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此若仲宣之擅漢表
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
國斯皆然矣至於脩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服
目周章於省覽何遑高視哉伏惟君侯少長
貴盛體發旦之資有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



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復謂能兼
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舍王超陳度越數子
矣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
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孰能至於此乎又嘗
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
借書于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
得踰焉脩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鶡而辭
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
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刊

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
弟子掛口市人拱手者賢聖卓犖固所以殊
絕凡庸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
雅無別耳脩家子雲老不曉事彊著一書悔
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旦之疇爲皆有譽耶君
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爲未
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
聲銘功景鐘書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蓄也
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竊備矇瞍誦



詠而已敢望惠施以忝莊氏季緒瓊璣何足
以云反答造次不能宣備脩死罪死罪

與魏文帝牋

繁 欽

文帝集序云上西征余守譙繁欽從
時薛訪車子能喉嚨與笳同音欽
還與余感歎之雖過
其實而其文甚麗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欽死罪死罪近屢奉
牋不足自宣頃諸鼓吹廣求異妓時都尉薛
訪車子年始十四能喉嚨引聲與笳同音白
上呈見果如其言卽日故共觀試乃知天壤

之所生誠有自然之妙物也潛氣內轉哀聲
外激大不抗越細不幽散聲悲舊笳曲美常
均及與黃門鼓吹溫胡迭唱迭和喉所發音
無不響應曲折沈浮尋變入節自初呈試中
間二句胡欲傲其所不知尚之以一曲巧竭
意匱既已不能而此孺子遺聲抑揚不可勝
窮優游變化餘弄未盡暨其清激悲吟雜以
怨慕詠北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思懷入肝
脾哀感頑豔是時日在西隅涼風拂衽背山



驢都
年反
納奴
反

俗作
世

臨溪流泉東逝同坐仰歎觀者俯聽莫不泫
泣隕涕悲懷慷慨自左驢史納審姐名倡能
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異未之聞也竊惟
聖體兼愛好竒是以因晟先白委曲伏想御
聞必含餘懽異事速訖旋侍光塵寓目階庭
與聽斯調宴喜之樂蓋亦無量欽死罪死罪
答東阿王晟
陳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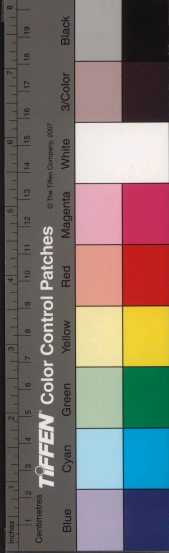
無聲應機立斷此乃天然異稟非鑽仰者所
庶幾也音義既遠清辭妙句焱絕煥炳譬猶
飛兔流星起山越海龍驥所不敢追况於鶩
馬可得齊足夫聽白雪之音觀綠水之節然
後東野巴人蚩鄙益著載懽載笑欲罷不能
謹韞櫝玩耽以為吟頌琳死罪死罪

答魏太子牋

吳質

魏畧曰魏郡大疲故
太子與質書質報之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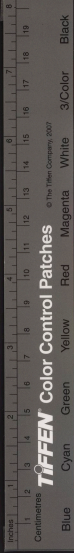
恩哀之隆形於文墨日月冉冉歲不我與昔
侍左右厠坐衆賢出有微行之游入有管絃
之歡置酒樂飲賦詩稱壽自謂可終始相保
並騁材力效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
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
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爲痛切凡此數子於
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羣下鼎
沸軍書幅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
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爲盛若東方朔枚臯之

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儔也其惟嚴助壽王
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
亡臣竊耻之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
書爲務則徐生庶幾焉而今各逝已爲異物
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伏惟所天優游典籍
之場休息篇章之圃發言抗論窮理盡微摛
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雖年齊蕭王才實百
之此衆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也然年
歲若墜今頃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髮所慮日



深實不復若平生之時也。但欲保身勅行不
蹈有過之地。以爲知己之累耳。游宴之歡難
可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
才。值風雲之會。時邁齒莖。猶然觸冒。奮首展
其割裂之用也。不勝悽悽。以來命悉備。故略
陳至情。質死罪死罪。臣請命各並自爲是
臣在元城與魏太子戩魏畧曰質遷元城令之官過
與蘭芝鄴辭太子到縣與太子戩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曜靈匿景。繼以

華燈。雖虞卿適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
旬日。無以過也。小器易盈。先取沈頓。醒寤之
後。不識所言。即以五日到官。初至承前未知
深淺。然觀地形。察土宜。西帶恒山。連岡平代。
北鄰栢人。乃高帝之所忌也。重以泝水漸漬。
疆宇喟然歎息。思淮陰之奇諫。亮成安之失
策。南望邯鄲。想廉藺之風。東接鉅鹿。存李齊
之流。都人士女。服習禮教。皆懷慷慨之節。包
左車之計。而質闇弱。無以益之。若乃邁德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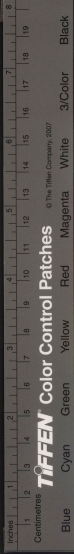
恩樹之風聲使農夫逸豫於疆畔女工吟詠於機杼固非質之能也至於奉遵科教班揚明令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之桀賦事行刑資於故實抑亦懍懍有庶幾之心往者嚴助釋承明之歡受會稽之位壽王去侍從之娛統東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乎張敞在外自謂無竒陳咸憤積思入京城彼豈虛談夸論詎曜世俗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願左右之勤也古今一

揆先後不質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聊以當觀不敢多云質死罪死罪

爲鄭冲勸晉王牋

阮籍

冲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竊聞明公固讓冲等眷眷實有愚心以爲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有自來矣昔伊尹有莘氏之勝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周公藉已成之勢據旣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呂尚磻溪之漁者一朝指麾乃封營丘自是以來功



薄而賞厚者不可勝數然賢哲之士猶以爲
美談况自先相國以來世有明德翼輔魏室
以綏天下朝無闕政人無謗言前者明公西
征靈州北臨沙漠榆中以西望風震服羗戎
東馳回首內向東誅叛逆全軍獨尅禽闔閭
之將斬輕銳之卒以萬萬計威加南海名懾
三越宇內康寧苛慝不作是以殊俗畏威東
夷獻舞故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舊章開國
光宅顯茲大原明公宜承聖旨受茲介福允

當天人元功盛勳光光如彼國土嘉祚巍巍
如此內外協同靡譬靡違由斯征伐則可朝
服濟江掃除吳會西塞江源望祀岷山迴戈
弭節以麾天下遠無不服邇無不肅大魏之
德光於唐虞明公盛勳超於栢文然後臨滄
洲而謝支伯登箕山以揖許由豈不盛乎至
公至平誰與爲鄰何必勤勤小讓也哉冲等
不通大體敢以陳聞

拜中軍記室辭隨王牋

謝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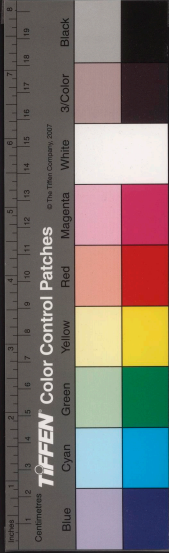


蕭子顯齊書曰謝朓為王子隆府文學世祖勅朓可還都遷新安王中軍

記室牋
辭子隆

故吏文學謝朓死罪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
朓補中軍新安王記室叅軍朓聞潢汙之水
願朝宗而每竭鴛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
則臯壤搖落對之惆悵岐路西東或以嗚咽
况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雨翻似秋
帶眺實庸流行能無算屬天地休明山川受
納褒采一介抽揚小善故舍耒場圃奉筆免

園東亂三江西浮七澤契闊戎旃從容讌語
長裾日曳後乘載脂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沐
髮晞陽未測涯涘撫臆論報早誓肌骨不寤
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澥方春旅翻先謝清
切藩房寂寥舊葦輕舟反溯弔影獨留白雲
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求思德滋深唯待青
江可望候歸鯁於春渚朱邱方開效蓬心於
秋實如其簪履或存衽席無改雖復身填溝
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不任



大馬之誠

到大司馬記室牋

任昉

劉瓛梁典曰宣德太后以公爲大司馬錄尚書事以任昉爲記室用舊也

記室參軍事任昉死罪死罪伏承以今月令辰肅膺典冊德顯功高光副四海含生之倫庇身有地况昉受教君子將二十年咳唾爲恩眄睐成飾小人懷惠顧知死所昔承嘉宴屬有緒言提挈之旨形乎善謔豈謂多幸斯言不渝雖情謬先覺而迹淪驕餌湯沐具而

非弔大厦構而相賀明公道冠二儀動超邃古將使伊周奉轡栢文扶轂神功無紀作物何稱府朝初建俊賢翹首維此魚目唐突璵璠顧已循涯寔知塵忝千載一逢再造難荅雖則隕越且知非報不勝荷戴屏營之至謹詣廳奉白牋謝聞昉死罪死罪

百辟勸進今上牋

今上謂梁高祖武帝也

近以朝命蘊策冒奏丹誠奉被還命未蒙虛受措紳顛顛深所未達蓋聞受金於府通人



之弘致高蹈海隅匹夫之小節是以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爲疑增玉璜而太公不以爲讓况世哲繼軌先德在民經綸草昧歎深微管加以朱方之役荆河是依班師振旅大造王室雖累繭救宋重脰存楚以今觀古曾何足云而惑甚盜鐘功疑不賞皇天后土不勝其酷是以玉馬駿奔表微子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明公據鞍輟哭厲三軍之志獨居掩涕激義士之心故能使海若登祗罄圖效

祉山戎孤竹束馬景從伐罪弔民一匡靖亂匪叨天功實勤濡足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名教道風素論坐鎮雅俗不習孫吳邁茲神武驅盡誅之氓濟必封之俗龜玉不毀誰之功歟獨爲君子將使伊周何地某等不達通變實有愚誠不任慳款悉心重謁伏願時膺典冊式副民望

奏記類

奏記詣蔣公

阮籍



臧榮緒晉書太尉蔣濟聞籍有才備而儻為志高問掾王默然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吏卒迎之而籍已去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羣英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為掾屬辟書始下下走為首子夏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居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窮居韋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為道存也藉無鄒卜之德而有其陋猥煩大禮何以當之方將耕於東臯

之陽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路負薪疲病足力不彊補吏之日非所克堪乞廻謬恩以光清舉

書類

答蘇武書一首

李陵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答慰誨勤勤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愧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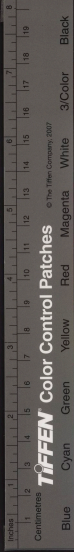
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草
韝毳幕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饑渴舉目
言笑誰與爲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但聞悲
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
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羣邊
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
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上念老
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爲鯨鯢身負國恩
爲世所悲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

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
長爲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
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
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
心以自明刎頭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殺
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
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爲不入耳之歡來相
勸勉異方之樂祇令人悲增忼怛耳嗟乎子
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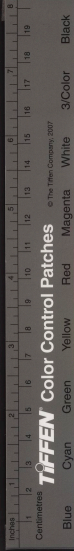
故復略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而裹萬里之糧。師徒步之。師出大漠之外。入彊胡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然猶斬將塞旗。追奔逐北。滅迹埽塵。斬其梟帥。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匈奴既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彊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馬之勢。又甚懸絕。疲兵

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痛。決命爭首。灰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爭爲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爲陵震怒。戰士爲陵飲血。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復戰。故陵不得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况當陵者。豈易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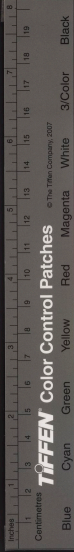
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歿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爲利者乎然陵不死有爲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耻曹沫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句踐之讐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

漢與功臣不薄子爲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繫韓彭蒯醢鼂錯受戮周魏見辜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爲之痛心哉陵先將軍功畧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劉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



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丁年奉使。皓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况爲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爲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爲廊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

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塋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耶。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爲別世之人。死爲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勉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勿以爲念。努力自愛。時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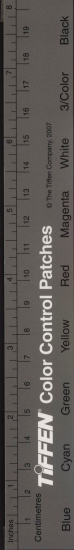
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報任少卿書

司馬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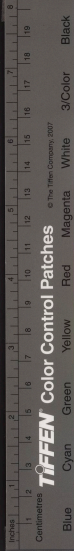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氣勤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獨鬱厄而誰與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

何則士爲知己者用女爲悅已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隨和志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書辭宜荅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爲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畧陳固陋然久不報幸勿爲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



文選
卷九
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耻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惜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官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裘絲變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况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柰何

令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搃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游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嚮者僕亦常廁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庭。未議不以此時引綱維。



文選
卷九
四十五
盡思慮今已虧形爲掃除之隸在闔茸之中
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
代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
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行長
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
伎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
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
之才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
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

非能相善也趨舍異路未嘗銜盃酒接殷勤
之餘歡然僕觀其爲人自守竒士事親孝與
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
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
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
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以竒矣今舉事一不
當而全驅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
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
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仰億



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虜
救死扶傷不給氈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
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
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
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
飲泣更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
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
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
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

本報

見主上慘愴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爲
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
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
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
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
未有路適會召問卽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
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
不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說遂下於
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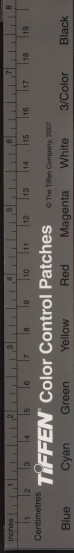
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視左右
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
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
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旣生降顏其家聲而
僕又侷之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
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僕之先非有剖符丹
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
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
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俗

又不能與死節者次比特以爲智窮罪極不
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
人固有一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
所趣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
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屈體受辱其次
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
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
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
不可不勉勵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



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
有畫地爲牢勢不可入削木爲吏議不可對
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
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
地視徒隸則正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
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且
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
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
抵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

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
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
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
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
勢也疆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
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
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
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
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



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
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
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
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紲之辱
哉且夫臧獲婢妾由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
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圜牆之中而不辭者恨
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
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儻非
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

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
國語孫子臙脚兵法脩列不韋遷蜀世傳呂
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
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
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
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
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
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事綜其終始
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爲



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且召卞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里所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

世垢彌甚耳是以賜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爲閹閣之臣寧得自引深藏巖穴耶故且從俗浮沉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然足取辱耳要之灰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報孫會宗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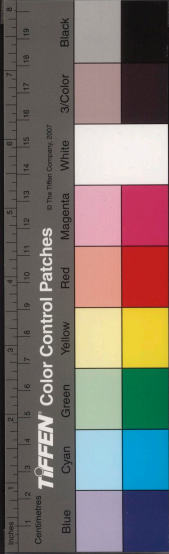
楊惲



楊惲字子幼華陰人安定太守西河
孫會宗與惲書言大臣廢退當杜門
 惶懼為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
 賓客有稱譽惲乃作此書報之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
 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
 禍會足下哀其愚矇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
 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
 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則若逆指而文
 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
 略陳其愚惟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

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與
 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
 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
 已負竊位素飭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
 退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
 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
 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
 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
 忘罪竊自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



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勠力耕桑。灌園
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夫
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
送其終也。有時而旣。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
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烹羔。斗酒自勞。家本
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
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而呼嗚嗚。其詩
曰。田彼南山。燕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箕。
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

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
可也。暉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
此賈豎之事。污辱之處。暉親行之。下流之人。
衆毀所歸。不寒而慄。雖雅知暉者。猶隨風而
靡。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
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
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
相爲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
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



之遺風凜然皆有節概。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夷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乃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

論盛孝章書

孔融

盛憲字孝章。器量雄偉。舉孝廉。補尚書郎。遷吳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憲素有名策。深忌之初。憲與少府孔融善。憂其不免禍。乃與曹公書。由是徵爲都尉。詔命未至。果爲權所害。子匡奔魏。位至征東馬司。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爲始滿。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求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耻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執。命不期於旦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



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今之少年喜
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大
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
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惟公匡復漢
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
珠玉無蹙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賢者之
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
大遇竟能發明王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
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嚮使郭隗倒懸而王

不解臨溺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
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
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因表不悉

爲幽州牧與彭寵書

朱浮

浮少有才能頗欲勵正風迹收士心
辟召州中涿郡王岑之屬以爲從軍
事漁陽太守以爲天下未定不宜多
置官屬以費軍實不從其令浮密奏
寵寵旣積怨聞遂大怒
舉兵攻浮浮以書責之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
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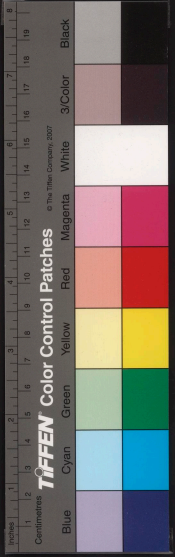


也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臨民親職
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
者皆爲國耳即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
爲族滅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
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
之親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食豈有身帶三
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伯
通與吏民語何以爲顏行步拜起何以爲容
坐卧念之何以爲心引鏡窺形何以施眉目

又通定
卷六
五十三

舉厝建功何以爲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
梟鴟之逆謀捐傳葉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
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爲世笑歎
爲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游俱起佐命
同被國恩俠游謙讓屢有降挹之言而伯通
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
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群豕皆白懷慙而
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今
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

卷六
五十三



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
 所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柰何以區區漁陽
 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
 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
 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
 狂走自捐盛時內聽矯婦之失計外信讒邪
 之諛言長為群后惡法求為功臣鑿戒豈不
 誤哉定海內者無私讐勿以前事自疑願留
 意顧老母少弟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痛而

為見讐者所快

為曹洪與魏文帝書

陳孔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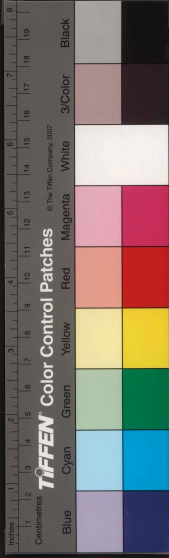
魏志曰曹洪字
子廉太祖從弟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侈意奢說事
 頗過其實得九月二十日書讀之喜笑把玩
 無厭亦欲令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為
 念欲遠以為歡故自竭老夫之思辭多不可
 一二粗舉大綱以當談笑漢中地形實有險
 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彼有精甲數萬臨高



守要一夫揮戟萬人不得進而我軍過之若
駭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魯縞未足以喻其
易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不義而彊古人
常有故唐虞之世蠻夷猾夏周宣之盛亦譬
大邦詩書歎載言其難也斯皆憑阻恃遠故
使其然是以察茲地勢謂爲中才處之殆難
倉卒來命陳彼妖惑之罪序王師曠蕩之德
豈不信然是夏殷所以喪苗扈所以斃我之
所以克彼之所以敗也不然商周何以不敵哉

昔鬼方聾昧崇虎讒凶殷辛暴虐三者皆下
科也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修之軍
盟津有再駕之役然後殪戎勝殷有此武功
焉未有星流景集飈奮霆擊長驅山河朝至
暮捷若今者也由此觀之彼固不逮下愚則
中才之守不然明矣在中才則謂不然而來
示乃以爲彼之惡稔雖有孫田墨鵞猶無所
救竊又疑焉何者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尚有
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宮



奇在虞晉不加戎季梁猶在彊楚挫謀暨至
衆賢奔紂三國爲墟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
也且夫墨子之守縈帶爲垣高不可登析箸
爲械堅不可入若乃距陽平據石門據八陣
之列騁奔牛之權焉肯土崩魚爛哉設令守
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輸已陵宋城樂毅已
拔即墨矣墨翟之術何稱田單之智何貴老
夫不敏未之前聞蓋聞過高唐者效王豹之
謳游睢渙者學藻績之綵閒自入益部仰司

馬楊王之遺風有子勝斐然之志故頗奮文
辭異於他日惟乃輕其家丘謂爲情人是何
言歟夫騶驥垂耳於桐牧鴻雀戢翼於汙池
褻之者固以爲園囿之凡鳥外廐之下乘也
及其整蘭筋揮勁翮陵厲清浮顧眄千里豈
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駮哉恐猶未
信丘言必大噓也洪白

爲曹公作書與孫權

阮瑀

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



姻媾之義恩情已深。道異之恨中間尚淺也。孤懷此心君豈同哉。每覽古今所由改趣。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心忿意危。用成大變。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廬縮嫌畏於已隙。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孤與將軍恩如骨肉。割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抑遏劉馥。相厚益隆。寧放朱浮顯露之奏。無匿張勝。貸故之變。匪有陰構。賁赫之告。固非燕王淮南之疊也。而忍絕王命。

明棄碩交。實爲佞人所構會也。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像。易爲變觀。示之以禍難。激之以耻辱。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王按劍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爲悔人之情也。仁君年壯氣盛。緒信所嬖。旣懼患至。兼懷忿恨。不能復遠度。孤心近慮事勢。遂齋見薄之決計。秉翻然之成議。加劉備相扇揚。事結疊連。推而行之。想暢本心。不願於此也。孤以薄德位高。任重。幸蒙



國朝將秦之運蕩平天下懷集異類喜得全
 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隙常恐海
 內多以相責以為老夫包藏禍心陰有鄭武
 取胡之詐乃使仁君翻然自絕以是忿忿懷
 慙反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榮
 流祚後嗣以明雅素中誠之效抱懷數年未
 得散意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船自還以
 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
 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

綰榮
 美切

並善
 作至
 潔士
 交反

能敗也荆土本非已分我盡與君冀取其餘
 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也思計此變無傷於
 孤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還之高帝設爵以延
 田橫光武指河而誓朱綰君之負累豈如二
 子是以至情願聞德音往年在譙新造舟船
 取足自載以並九江貴欲觀湖濶之形定江
 濱之民耳非有深入攻戰之計也將恐議者
 大為已榮自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
 肯廻情然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

